

Universal Music

环球 音乐

第**1**辑

丛书

No:1

[当代乐坛明星]

独具魅力的穆特
感受帕尔曼
阿巴多在柏林

[海外流韵]

青年钢琴家朗朗印象

[音乐论坛]

漫话“新时代音乐”
谁杀了古典音乐

[音乐家访谈录]

苔芭尔迪访谈录

[华夏之声]

吴蛮——谈美国琵琶行

[音乐回眸]

海费兹1931年冬季在中国

[音乐绝唱]

黄河，发出你的怒吼吧！
飞往慕尼黑

华乐出版社





定价: 20.00 元

ISBN 7-80129-096-8



9 787801 290960 >

(随书附赠精美彩照二张)





莫斯科大剧院

摄影：姜衍波



意大利度里古城剧场

摄影：姜衍波

动感“青春”
古典辣妹

bond



第**1**辑
丛书

Universal
Music



环球 音乐

《环球音乐》编辑部编
华乐出版社

目录



当代乐坛明星 Contemporary Music Stars

- 6 独具魅力的穆特 祖振声 / 文
- 10 感受帕尔曼 曹维 / 文
- 14 皇家花园弦歌浓
——世界著名女大提琴家妮娜·柯托瓦在京演出侧记 刘伟 / 文
- 16 钢琴巨人
——艾尔弗雷德·布伦德尔 70 岁诞辰 蔡梦、魏然 / 编译
- 22 新世纪古典乐坛明星群像 左佑 / 文
- 32 从毛泽东神州到莫扎特殿堂的音乐之旅
——纪念小提琴一代宗师艾萨克·斯特恩逝世一周年 郭维德 / 文
- 37 阿巴多在柏林 韩石 / 编译



海外流韵 Overseas Music

- 41 一位音乐“神童”的成长之路
——旅欧大提琴家王健如是说 张志羽 / 文
- 46 走出国门望家乡
——记旅意中国指挥家吕嘉 迟衡 / 文
- 49 青年钢琴家朗朗印象 陈胜海 / 文



音乐论坛 Music Comment

- 52 斯人之声久久绕梁不去
——听贾克米尼唱《乡村骑士》有感 石惟正 / 文
- 53 漫话“新时代音乐” 郭嘉敏 / 文
- 56 谁杀了古典音乐 杨忠衡 / 文



音乐家访谈录 Conversations with Musician

- 59 与钢琴大师鲁迪面对面 夏欣 / 文
- 63 苔芭尔迪访谈录 李瑾 / 编译
- 68 我已经唱了那么多年，我知足了……
——访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普拉希多·多明戈 张施磊 / 文
- 73 皮埃尔·布莱兹的音乐螺旋 杨琼、何丛 / 编译
- 76 在萨尔茨堡采访指挥大师马泽尔 陈立 / 文



华夏之声 Chinese Music

- 80 父亲并未走远
——一次边陲之行的断想 彭弘 / 文
- 82 吴蛮
——谈美国琵琶行 叶舟 / 文



世界流行风 Popular Music

- 85 “蝎子”乐队与柏林爱乐乐团 刘晓冰 / 编译



歌剧城堡 Opera House

- 89 意大利的米兰斯卡拉歌剧院 刘大中 / 编译



经典回眸 Classics Review

- 92 海费兹 1931 年冬季在中国 李岩 / 文
- 98 不朽的《阿兰胡埃斯》 王震 / 文
- 100 音乐的挚爱
——卡纳娃回忆成功之路 卜大伟 / 编译



银色旋律 Movie Sound

- 107 嫁衣裳
——杂谈电影音乐 叶小纲 / 文
- 109 电影音乐世界的又一座巅峰 杨大林 / 文
——意大利影片《1900 传奇》音乐赏析



音乐随笔 Music Sketchs

- 117 黄河，发出你的怒吼吧！
——严良堃赴美演出纪实 严镛 / 文
- 122 飞往慕尼黑 章红艳 / 文
- 125 东瀛有知音 一衣带水情
——访日巡演散记（上） 刘育熙 / 文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独具魅力的穆特

● 祖振声 / 文

Anne-Sophie Mutter:

A Unique charm

那惊人的运弓技巧，使得声音的力度变化多端，加上那灵巧的左手手指运作出的富有表情的音符——这双手绝妙的配合，实在让人感到音乐调色板的色彩斑斓。



关

于安妮-索菲·穆特，我是从欣赏她与卡拉扬合作录制的LD视盘《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时，才一睹这位小提琴大师的芳姿与才华的。毕竟，要全面了解一位大师，只听CD唱片是难以做到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拿到这张LD视盘，并一遍又一遍地欣赏时，就深深被穆特那出神入化的技艺，扣人心弦的音乐表现，乃至迷人的浪漫气息与高尚的艺术品位所感动，不能自己。此时此刻，觉得世界上丑恶的东西似乎被一扫而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我欣赏不同流派那各有独特演奏风格的小提琴家演奏的音乐。远的不说，仅就我个人手头收藏的音响资料而言，从已经作古的克莱斯勒、海菲兹、大卫·奥依斯特拉赫、苏克、格罗米欧、梅纽因、斯特恩，到现在仍活跃在世界乐坛上的帕尔曼、祖克曼、郑京和、克莱莫、敏茨、沙汉姆等等，都是我所喜爱的小提琴家。而他们之中的大卫·奥依斯特拉赫、梅纽因、斯特恩、帕尔曼、沙汉姆等，均来北京举办过独奏音乐会，这则使我能荣幸地在演奏会的现场过足了瘾。当然，也包括穆特在内。

由于我仰慕穆特，自然忘不了1997年12月5日，穆特首次来京在世纪剧院举办的惟一的一场独奏音乐会。那天，北京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剧院内座无虚席。穆特颇有胆识地选择了勃拉姆斯的三部小提琴与钢琴的奏鸣曲在音乐会上演奏，并以此作为她纪念作曲家勃拉姆斯逝世100周年之世界巡演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事小提琴专业的人士都知道，这三部奏鸣曲，是勃拉姆斯晚年的成功之作，所表现的情绪与内涵各不相同。倘若对作曲家及其作品研究不够，抑或是文化底蕴不深，那是很难演奏得到位的。然而，在这场音乐会上，穆特在演奏中，以其深刻的悟性，将作曲家对自己悲剧性命运加以升华的作品，做了颇有思想境界的诠释。比如，她把《G大调第一小提琴钢琴奏鸣曲》的内向与



*Mutter*

浪漫,《A大调第二小提琴钢琴奏鸣曲》的轻松而又活泼的吟唱,《D小调第三小提琴钢琴奏鸣曲》的忧郁乃至愤愤不平,都表现得恰如其分,可谓是悟出了作曲家创作这三部小提琴钢琴奏鸣曲时的初衷。穆特对这三部奏鸣曲的诠释,既不同于谢霖、格罗米欧,又不同于祖克曼、帕尔曼,她摆脱了前辈大师们的一些处理模式,将音乐的二度创作——演奏注入了艺术的活力与时代感,并由此给听众以丰富的遐想与回味的空间,再加上与钢琴家奥尔基斯合作的默契,使得二人从心中流淌出浑然一体的感人至深的音乐,令我们得到美的升华。

我很佩服穆特一丝不苟的创新精神以及她那颇有见地的敬业劲头。继1997年的勃拉姆斯作品巡演年之后,她与钢琴家奥尔基斯又以贝多芬的10部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为曲目,创立了1998年的贝多芬作品巡演年。穆特为了这一巡演又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比如,为诠释贝多芬小提琴钢琴奏鸣曲,她多次去波恩参观贝多芬的故居,还查阅和分析了贝多芬的笔记,对其乐谱的手稿加以研究,知晓了贝多芬是怎样钻研和迸发出一个个音符的。穆特把巡演贝多芬的10部奏鸣曲当做是对自己的挑战,也是抓住创造自己演奏风格的又一次机遇。我虽然没机会在现场聆听穆特对这10部奏鸣曲的诠释,但我手头收藏有穆特演奏10部奏鸣曲CD唱片。贝多芬用了15年创作的10部小提琴钢琴奏

鸣曲,按创作年代的排列,几乎体现了作曲家从起步到发展,从变化到成熟之创作道路。在穆特的演奏中,把贝多芬年轻时创作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部奏鸣曲,处理得欢乐而又诙谐,多少带有海顿和莫扎特的味道;而第四奏鸣曲则以悲观乃至波澜起伏为基调,并与第五奏鸣曲的浪漫清新形成鲜明的对比;第六奏鸣曲本身就属于贝多芬的另外一种风格,穆特也以适度的诠释不枯燥地将其展现在我们面前;第七奏鸣曲令我们在激情中感到一种愤怒;第八奏鸣曲则让人在轻松、诙谐中感受到光明;著名的第九奏鸣曲“克莱采”和第十奏鸣曲是贝多芬颇为成熟的作品,前者是小提琴和钢琴完美的二重唱,后者则颇为内向,包含有理性胜利的喜悦。这两部奏鸣曲,在穆特和奥尔基斯的相互的二人琴声奏鸣中,形成了艺术的完美对话,其音乐表现很是深刻。穆特演奏的这10部奏鸣曲,根据贝多芬创作的不同年代、不同的风格,以其个人的理解,区别对待,赋予了每首作品以新的生命。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们不能以演奏贝多芬《第十奏鸣曲》的成熟,演绎他的前三部奏鸣曲”。

穆特非常看重对音乐的理解和表现。主张对作品要有自己的理解,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并能像画家那样,用不同的色调去创造音乐。穆特的琴音之所以迷人,是与她琴音的多色调以及出神入化且又精湛的演奏技艺分不开的。琴音的多色调,除与左手的按弦、运



指、换把、揉音等有关系外，重要的还在于右手所持琴弓弓毛与琴弦的接触点的变化，琴弓弓毛触弦

压力的大小与适度，运弓速度的快慢以及琴弓各部位巧的妙的运用，直至各种弓法的有机结合。穆特那惊人的运弓技巧，使得声音的力度变化多端，加上她那灵巧左手手指所运作出的富有表情的音符——这双手绝妙的配合，实在让人感到她那音乐调色板的色彩斑斓：从淡雅到温柔，从有力到热情，从细腻直到戏剧性的种种表现……我们都可以聆听到。穆特的技艺，使得她是那样地得心应手。依据情感表现的需要，她时而挥弓自如，柔情似水；时而将弓轻抚琴弦，淡雅飘逸。她在激情时，左手指揉音幅度增大；而在宁静致远时，左手指轻按琴弦而又静止。可谓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不断地支配着听众欣赏的注意力。

穆特在当今世界乐坛上是颇为活跃的小提琴家，在欧洲、远东，美国和加拿大等地都留下她的足迹，更是世界著名艺术节如萨尔茨堡、维也纳、柏林、卢塞恩等音乐盛会的常客。她录制的唱片获得Grand prix du Disque，美国的格莱美奖，荷兰的爱迪生奖等众多奖项。她既是国际小提琴协会的主席、德国功绩勋章的获得者，又是一位慈善家。穆特常以义演来资助一些公益事业，如重建波恩贝多芬故居以及罗马尼亚

的孤儿院，将音乐会收入捐给艾滋病的研究事业等等。她在慕尼黑成立的基金

会，是专门为支持培养小提琴家的。今年38岁的穆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使得她的内心感觉更丰富、更细腻，对人类充满了博爱。穆特热爱生活，除去每年举办的一百多场音乐会以及录制唱片外，她还对爵士乐和摇滚乐感兴趣，还同流行乐手合作录制唱片，直至阅读莎士比亚、海涅、歌德等文豪的著作，热衷瑜伽功，喜欢驾车飞驰和徒步到大自然中去旅行。从事业到生活，她是十分的充实。

听穆特，说穆特，是令人最惬意的事。写到这里，不免想到我的一个遗憾。1998年6月8日，穆特第二次来北京世纪剧院，演奏了她拿手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可我因故未能前往聆听，失去了这一难得的机会。没办法，只好再反复聆听我在文章开头说到的那张LD视盘。聊以自慰的是，我毕竟以穆特的这一珍贵资料，在中央电视台第三套的节目中，向电视观众介绍了穆特，讲授了《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使更多的电视观众能一睹穆特的魅力，免除了他们的遗憾。 ■



感受帕尔曼 Feeling Perlman

● 曹 维 / 文

1994年，我第一次见到帕尔曼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当时他和首次来访的以色列爱乐乐团合作并在指挥大师祖宾·梅塔的指挥下，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当时我躲在大会堂三楼的楼梯上，用望远镜拼命地“搜寻”，只见帕尔曼的一只大手，几乎占去了半个小提琴。演奏中，稍稍的激动，那只大手就挡住了他脸上的视线。人民大会堂三楼的声音是极不好的，但对于第一次听现场交响音乐会的我而言，音乐本身的震撼已经足够了。最让我感动的是谢幕的时候，帕尔曼自己摇晃着从轮椅上站起来，当时，好像有人要上前扶他，但被他拒绝。在他最终从轮椅上站起来的那一刻，全场的人都沸腾了！

从那次“远望”帕尔曼之后，我就全身心的热爱他的为人和音乐。很难想像，一个从4岁就身患残疾的人，竟能成为当代最伟大的小提琴大师。在音乐中，我更是与他神交已久。我喜欢他的巴赫和帕格尼尼，在急速飞驰的炫技般段落中，没有任何技术障碍。我喜欢他的柴科夫斯基，俄罗斯音乐中哀婉的气质，在他甜美的音色和揉弦中，能够让人心碎。而他拉的贝多芬则无比高贵与自信，那音乐就像是在叙述他自己的故事。



摄影：张 威



第一次与帕尔曼近距离的面对面，是2002年8月他在上海做大师班课程，以及8月29日来北京开音乐会。与其说是“会见”，不如说是帕尔曼专程在上海“接待”北京媒体代表团，让北京人在上海见识了快乐的帕尔曼。

“摄影师、摄影师，我需要摄影师！”

与所有知名的古典音乐大师相比，帕尔曼所处的时代和位置，让他很自然地笼罩在媒体的光环之中，但在媒体和帕尔曼之间，绝没有“帕尔曼是为媒体所生”的道理，反到是媒体似乎是为帕尔曼而生的，因为，除了极少数的音乐评论家会因为帕尔曼跟媒体的良好关系而嫉妒的“闲言碎语”一番，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围绕在帕尔曼的羽翼周围，并把帕尔曼托升得越来越高。

帕尔曼对镜头有特殊的好感，不管镜头在什么位置，也不管他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只要你对他说：“嘿，大师，看这边！”他一定会给你一个特别精彩的表情。用帕尔曼夫人的话说“没有闪光灯，帕尔曼会觉得孤独，所以，他每次都大叫‘摄影师、摄影师’”。此话不假，在上海的新闻发布会上，帕尔曼就在专门布置的他1994年访华演出的新闻照片展板前大叫“摄影师、摄影师，我需要摄影师！”

“帕尔曼喜欢电影，不仅是音乐，还有影像本身”

其实，对于普通的中国百姓来讲，开始熟悉帕尔曼并不是因为1994年的音乐会，而是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片《辛德勒名单》中那哀婉动人的音乐，该音乐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音乐奖项。帕尔曼热爱电影音乐，并且录制了大量的电影音乐，比如中国观众熟悉的《走出非洲》、《天堂影院》、《雨人》、《紫色》等等。在最近与中国导演张艺谋的合作中，帕尔曼录制了电影《英雄》中的小提琴音乐。帕尔曼说：“那是古老的东方音乐，我的朋友们听到录音后告诉我，那简直听不出是你的声音。我告诉他们，那就对了，因为那音乐我也不懂。”

不过，帕尔曼的兴趣不仅仅局限在电影音乐之上，他更喜欢影像本身。在上海，帕尔曼总随身携带一个小型数码摄像机，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会不时的把这个“小东西”掏出来拍上一阵。在上海的新闻发布会上，帕尔曼又是故技重演。当他在镜头中发现记者中也有用同一个品牌相同型号的摄像机拍摄的时候，竟然孩子般兴奋的叫出来：“一样的，哪个是你的，我的肯定不是你

的！哈哈！”并且开起他的电瓶车，径直驶向记者，最终把自己摄像机的镜头和记者的镜头“对”在了一起。

“一不小心，我成了指挥”

对于帕尔曼“当代最伟大的小提琴家”这个头衔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让帕尔曼自己更加激动和兴奋的，则是他现在指挥的身份。“他的指挥更让他的乐迷们兴奋激动。同时作为指挥家和独奏家，帕尔曼已经同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匹兹堡等一大堆交响乐团合作过”，帕尔曼夫人这样说。不过，帕尔曼能做指挥完全要感谢夫人的“威逼利诱”，正是在他夫人发起的“帕尔曼音乐教育项目”中，帕尔曼才第一次拿起了“指挥棒”。帕尔曼自己说：“我是完全被骗去的，而且，哪里有什么指挥棒，就是一支半截的铅笔，托比（帕尔曼夫人昵称）跟我说：‘你可以试试。’一根铅笔决定了我的命运，不小心，我成了指挥。”

在上海，作为特权“阶级”，我亲自看了帕尔曼给来自“五大洲四大洋”的孩子上的室内乐课。所排练的格里格作品充溢着乡间舞蹈的风格和绚烂色彩，是帕尔曼发挥的最好天地。在帕尔曼的棒下，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个由“童子军”所组成的“多国音乐部队”发出的声音，就已经带有明显的“帕氏音乐”风格了。有意思的是：排练时，帕尔曼不断地调换着小乐手的座位，记者弄不明白上前向他请教，帕尔曼神秘兮兮地说：“这是我的秘密武器。”

“中国有八大菜系，到北京，我不吃鸭子”

帕尔曼善吃，还做过电视饮食节目的栏目主持人，在美国，他还专门学习了如何做中国菜。此次来中国，让“贪吃”的帕尔曼如鱼得水，就在他第一次亮相的新闻发布会上，他竟然当着所有记者的面说：“到上海，我最满意的就是吃得非常好！”甚至于在大师班开课第一天的见面会，还没等会议结束，帕尔曼已经在对负责行政的随从大叫：“是不是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

帕尔曼对中餐十分了解，在和他一起游黄浦江的船上，我有机会跟他一起就餐，这个可以聊吃的机会自然不能放过。很显然，帕尔曼是标准的“食肉动物”，食量很大，并且每餐的内容都很丰富。他爱吃海鲜，对游船上准备的大虾极有兴趣。后来跟他谈起了8月底到北京后在吃上有什么打算时，他说：“中国有8大菜系，但到



北京，我不吃烤鸭子，我知道对你们北京人来说，现在的烤鸭子是‘骗’外地人的，哈哈！”

不过，从黄浦江的船上下来的当天晚上，帕尔曼闹肚子了，不知道是吃得太多了，还是吹了江风？

“吓死我了，弄断了，我得赔多少钱， 中国的乐器都是古董吧！”

CCTV 著名记者水均益在上海采访帕尔曼的时候说：“大师，跟8年前我第一次采访您的时候比，你真的快乐了很多。”帕尔曼回答：“8年前，我只拉琴，现在除了拉琴，我还指挥、还教课。现在的我是三个过去的‘我’，所以我才快乐。”的确，在上海，帕尔曼快乐得像个孩子。

夜游黄浦江是活动的主办方专门为帕尔曼和他的学生们准备的余兴活动，其中，安排了中国民乐的合奏和独奏。上海音乐学院民乐专业的漂亮女孩和他们充满东方神韵的演奏，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震”住了。演出中，帕尔曼抱着他心爱的DV摄像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演奏者，听到入神处，那张大嘴不自觉的一张一合，像是在应和舞台上音乐的歌唱。上海的女孩很聪明，不失时机地把各种乐器搬到帕尔曼的面前，于是，帕尔曼手舞“足”蹈地拨弄起了二胡、扬琴、琵琶和古筝。在这几样乐器中，古筝是最容易“弄”出个音调的，所以，帕尔曼拿出了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太极拳的招式，结果，“砰”的一声，把周围的人吓了一跳，原来，帕尔曼用力过猛，把琴弦从码子上拨了下来。帕尔曼自己也是一惊，再仔细看看，发现没有大碍，才心有余悸地说：“吓死我了，弄断了，我得赔多少钱，中国的乐器都是古董吧！”

在上海陪了帕尔曼三天，有意思的事情不能一一而具，在跟他的相处中，感受到的是他音乐以外的轻松和诙谐。音乐本身，或轻松、或深沉、或欢乐、或悲伤，一时之间可以让人感受到的东西太多了。

帕尔曼和“中国爱乐”排练

帕尔曼抵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就和中国爱乐乐团进行了演出前的排练。排练中，帕尔曼就像个孩子，玩得非常高兴的孩子。那把名贵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在他的大手之中，俨然是儿童的玩具。更让人奇怪的是，那双“肥厚的”大手，竟然出奇的灵活，真搞不懂在提琴那么小的一个空间上，他是如何来安排和摆弄他的粗壮

的像胡萝卜般的手指。

也许是第一次合作的原因，在帕尔曼的面前，中国爱乐乐团的乐手们显得有些紧张，不，是十分的紧张。对此，帕尔曼似乎并不着急，而是经常玩笑似的指点一二，而且，还努力地操着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中文，生硬地说：“压力，不要，压力……”。我知道，帕尔曼的用意非常简单，就是想让乐手们能尽快放松下来。他的这些招式，我在上海的时候已经是见多不怪了，但那是他在大师班上对付年轻的学生们，不过，用这些东西对付爱乐乐团看来也是足够了！

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是极具精神与活力的部分，除了需要独奏家高超的技巧以外，对乐队整体的“动力”感觉也要求甚高。也许是刚刚放假回来的缘故，爱乐乐团在演奏第三乐章时从一开始就缺乏应有的“生气”。这下可忙坏了指挥余隆，无论怎样要求，乐队都起色不大。对此帕尔曼倒是很乐于帮忙的样子，无可奈何之际，干脆拿起琴把乐队的部分从头拉下来，然后转头对首席说：“就是这样。”说来也怪，乐队顿时有了活力。

在舞台上给帕尔曼祝寿

按照事先的演出安排，演出应该在7点30分准时开始，但这个时候进场的观众大约只有80%，为了不影响演出的正常进行，临时决定推迟5分钟开演，并用广播向观众强调了在乐章之间不要鼓掌和走动。因为中国的观众非常习惯在乐章之间，用热烈的掌声来表示他们的兴奋，但却破坏了音乐的完整，也显得很“业余”。

开演前的后台很热闹，因为帕尔曼要拉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所以，在后台准备的乐手们都在拉着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这个或那个片段。一时间，后台里好像多了很多个帕尔曼似的。大约8点10分左右，帕尔曼开着他的电瓶车出现在后台，身后是他的助手提着他的提琴。帕尔曼径直进到后台专门为他搭设的休息室中，门被轻轻地关上。不一会儿，休息室里传出了琴声，是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几个片段，琴声很激昂，看来，今天大师的情绪不错。这时，几个中国爱乐乐团的乐手在我旁边聊天，我无意地“偷”听了几句——

“他的手真大，但音准一般。”

“那是他在练习。”

“拉的时候也这样。”

“年纪大了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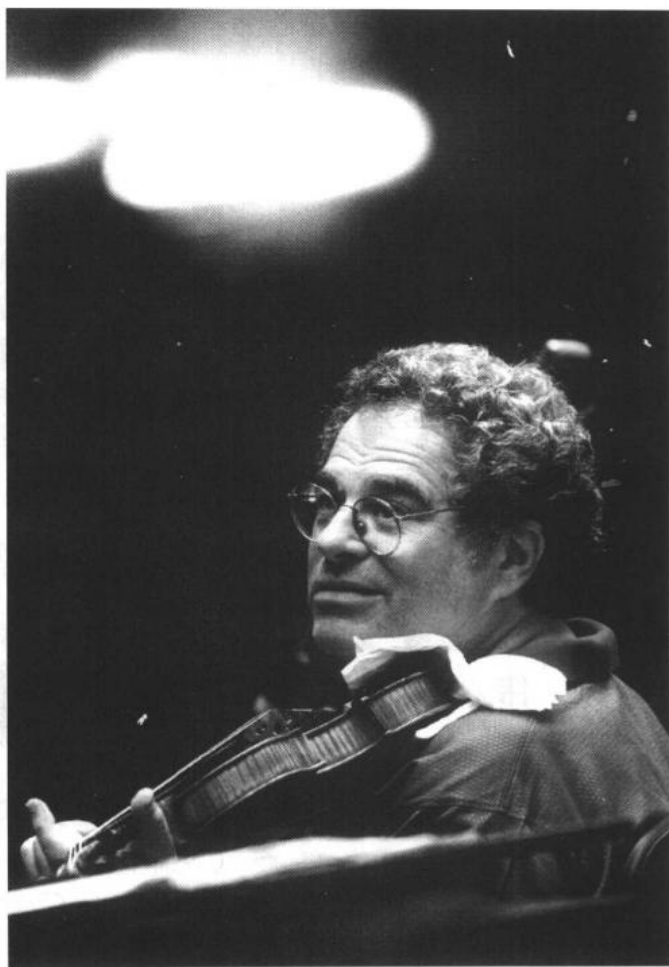
一切都准备就绪，演出马上开始，帕尔曼从休息室出来，并坐在了他特制的电瓶车上，那是专门为残疾人生产的交通工具，像个小三轮车，运动非常的灵活。帕尔曼自己把小车开到了上场门旁边停下来。谁都知道帕尔曼是个相当自立的人，他是从来不允许别人搀扶他的。就在上台之前，身边的中方工作人员提出要帮助他上台，被他善意的拒绝了。这时，第三遍场铃响起来，帕尔曼幽默地说：“这是开饭的铃声。”周围的人听后都笑了起来。帕尔曼爱吃，就是到了演出开演前也没忘掉这个吃字！当帕尔曼拄着双拐、步履艰难地自己走上舞台时，台下的观众被感动得报以热烈的掌声。

音乐会的第二天将是帕尔曼大师57岁生日，为了表示对他音乐人生的祝贺，同时也是对他为中国音乐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我们准备在音乐会结束时为他举行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本来为帕尔曼的生日做了个特殊的设计，就是要在音乐会结束的时候，给他送上一个生日的蛋糕。为了这个设计，我们策划了很久，特别是对音乐的安排。原计划，请中国爱乐乐团的小号演奏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吹奏《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把生日的仪式推向高潮。这本来是已经铁板钉钉的事情，可就在演出开始前5分钟，我被叫到了休息室，并被正式通知，他们的小号手不能为帕尔曼吹奏那段旋律。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再进行解释了。不过，好在我们已经有了第二手准备，“马上换录音”。

给帕尔曼上蛋糕也是事先经过排练的，原定由主持人向帕尔曼致生日贺辞后，再把蛋糕推上去。但实际的结果是，主持人还没有出场，三个小姑娘就把蛋糕推上了舞台。我急忙奔上台，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用中英文致辞。“感谢大师为我们带来美妙的音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个庄严神圣的地方，我们为您的57岁生日庆祝”，说到这，我的声音颤抖了，手里的话筒也颤抖了。走回后台，我大叫：“为什么蛋糕上早了”，这时，帕尔曼已经从舞台上下来，他对我说：“亲爱的，你真好！”

吃谭家菜 逛故宫

帕尔曼喜欢吃、尤其爱吃中国菜。北京的“全聚德烤鸭”驰名已久，一向受到外国友人的青睐。可帕尔曼来北京前却对媒体说：“到北京，我不吃烤鸭子。”此话一经传出，北京的另一家老字号饭庄“谭家菜”立刻就向帕尔曼发出了邀请。这样，在当晚的演出结束以后，帕尔曼就和夫人等一行人去了谭府大酒楼。



摄影：张 威

谭府大酒楼坐落在西直门，店面虽然不是很大，但环境古雅，菜式考究。由于店主人笃爱古典音乐，所以近两年这里来了不少中外音乐名流。像指挥大师西诺波里、小提琴家凡格洛夫、我国著名钢琴家傅聪、大提琴家王健等都曾应邀到这里落座。当晚，帕尔曼一进门，先是对店里的中式布局和各种摆设大感兴趣。开餐后，更是对一道道美味纯正的“谭家菜”赞不绝口。席间，有人问帕尔曼为何不吃北京的烤鸭，他擦擦嘴笑着道：“因为我知道北京还有‘谭家菜’。”

转天下午，帕尔曼一行又去了故宫。尽管他的电动车在各大殿前的台阶前上上下下很不方便，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从午门到神武门转了个遍。行至御花园，几株形状奇特的巨大古树引起他的兴趣，他端详少许，然后指着其中的两株说：“这株长得像钢琴，那株像小提琴。”此时，园内飘来一曲民乐之声，帕尔曼立刻说：“我听出来了，这是中国的古筝。”

随后便一脸得意地又开着他的小电动车朝前驶去……